



島{柢步}
郭敬明 監督

I5land^{VOL*01}

ㄘ ㄝ ㄛ ㄨ ㄊ

I5land

島{柢步}
郭敬明 監督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岛 (Vol. 01) / 郭敬明等著. — 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
2004.8

ISBN 7-5313-2805-4

I. 岛… II. 郭… III. 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1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68508 号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: 110003

联系电话: 024—23284393 购书热线: 024—23284402

春风文艺出版社 网址: www.chinachunfeng.net

青春文学工作室 主页: qingchun.chinachunfeng.net

Email: qingchun2003@sohu.com

辽宁美术印刷厂印刷

幅面尺寸: 168mm×235mm	印张: 9 插页: 12
字数: 270 千字	印数: 1—400 000 册
2004 年 8 月第 1 版	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责任编辑: 时祥选	责任校对: 陈 杰
封面设计: hansey	版式设计: 阿 亮

定价: 20.00 元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法律顾问: 陈光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

卷首语

很多个夏天就这样过去了。

抬起头看到几年前飞鸟飞过去的痕迹。

很多的梦想在这个最让人感伤的季节里缓慢而健康地拔节。

阳光和雨水。以及从东南缓缓而来的湿润的季风。

一年一年地穿着不同的衣服仰望了相同的云。

时而放晴时而阴霾的天空。

低着头走过了多少座桥。一回首又是一年的扬花。

这个夏天匆忙地过去了。忙碌时都没有机会回顾过去。

忙着写文章忙着拍照片，忙着排版忙着写策划。

我们突然就这样长大了。

开始穿上成熟的衣服，开始说着成熟的话，

开始对别人说我上班了，开始送给别人自己的名片。

一时间忙得天翻地覆，睡觉的时候都想着明天的工作。

但总归是幸福，做了自己喜欢的事情。

珍惜着眼前的一切，因为一切的到来都是那么的艰难。

迈了一步就开始吵架，迈了两步又重归于好。

哭了笑了，乌云卷来散去。

那些看着我一路走来的人们啊，

我已经不知该如何向你们诉说。

成长终归还是坚定地站在了我的面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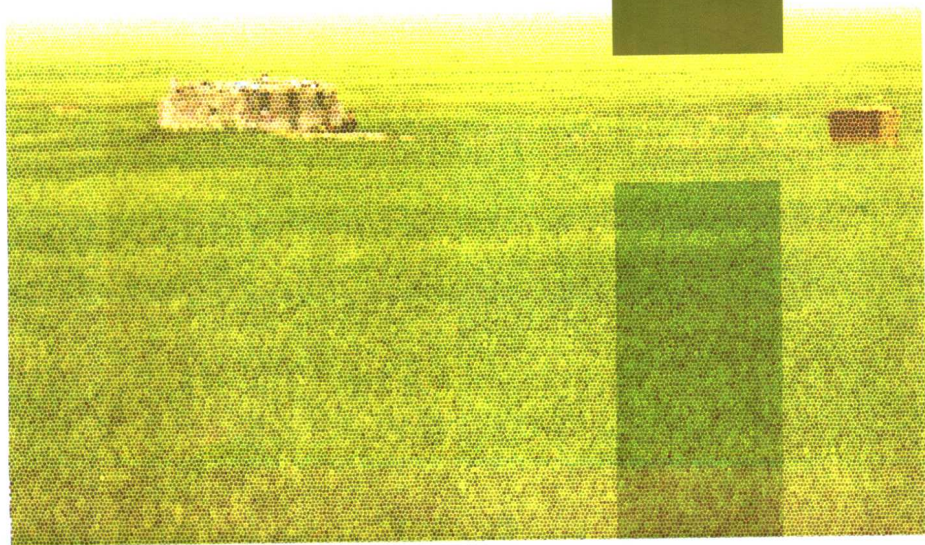
理想闪着金光，天上有声响，滚滚而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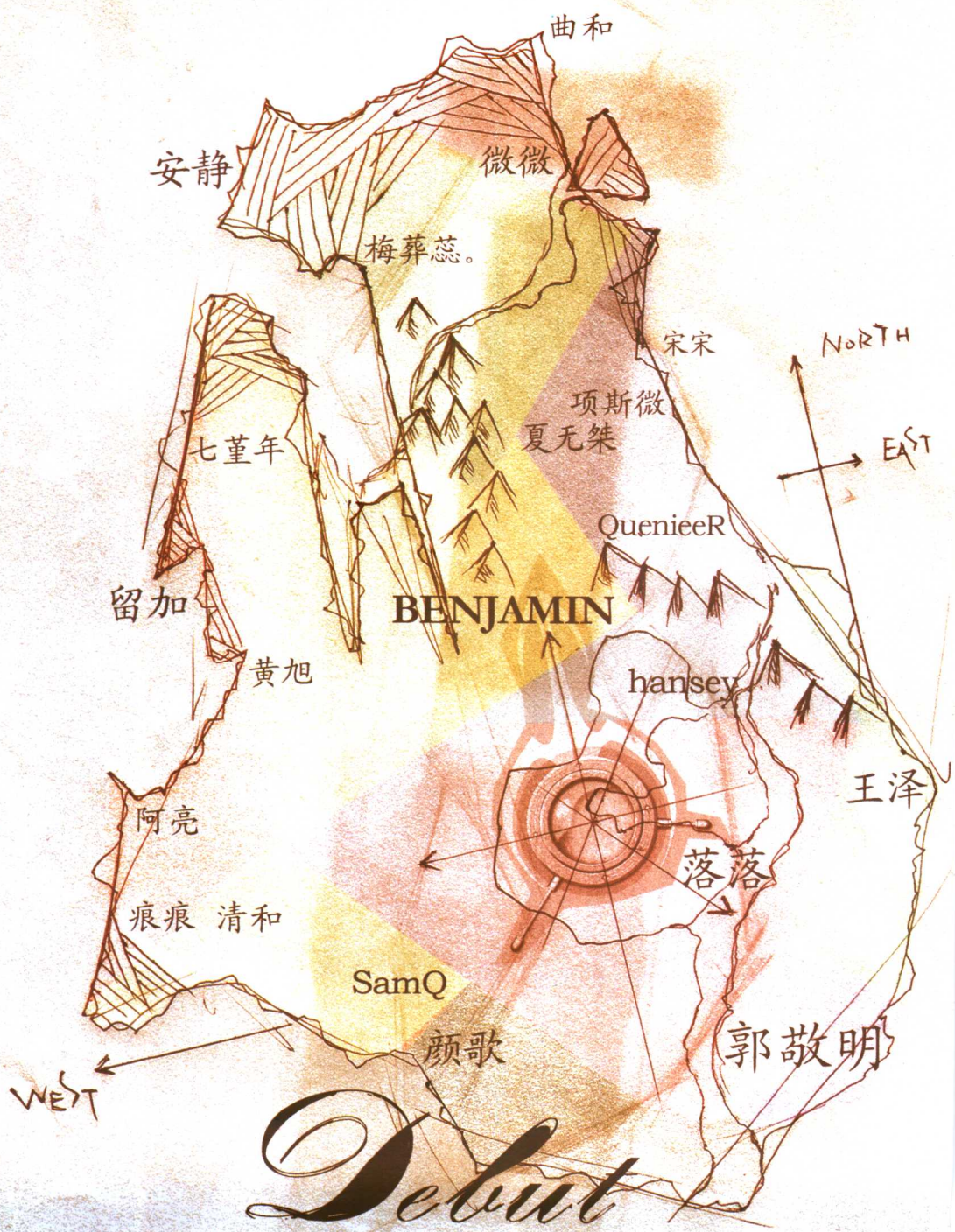
世上有一座岛屿，离开了尘世和喧嚣的人群。

日与月东升西沉。岛屿草木枯荣。

一瞬一季，一季一年。

我们最后的激流岛，盛开了夏天里最后的花。





I5land

I5land 工作室

总策划：郭敬明

总监：郭敬明

美术总监：hansey

设计统筹：郭敬明 hansey

版式：阿亮

编辑：阿亮 清和 痕迹

特约摄影：肖辅霞

特约模特：李睿劼

地址：上海市广中西路 99 弄 55 号 204

电话：021-66310857

邮政编码：200072

文字投稿邮箱：txt@i5land.com

图片投稿邮箱：foto@i5land.com

官方主页：www.i5land.com

官方论坛：bbs.i5land.com

目 录

{浮光}

阳光灿烂的日子 SamQ P1

{传说}

飞鸟声 落落 P7

印记 宋宋 P16

淤泥们的故事 项斯微 P25

7:11 夏无桀 P32

插入生活 QuenieeR P41

{流言}

北方 七堇年 P48

刀刀溅血 留加 P51

幸福的形状 黄旭 P53

{信·念}

夏天里死去的花 微微 P57

最初的爱。最后的纪念 梅葬蕊。 P62

{无根}

五月，到青海看雪 曲和 P66

{专栏}

【我做我的梦】看着你死去 BENJAMIN P71

【晴，有时多云】我爱je hansey P84

【火宵之月】SideA NeverSummer, EverSummer SideB 传奇 落落 P89

【隙间白驹】隙间白驹 王泽 P98

【欲言】夏至 安静 P104

【寻找唐卡】关于唐卡的一切 颜歌 P112

【这么近，那么远】我爱你我爱你 郭敬明 P118

{小说连载}

1995—2005 夏至未至 郭敬明 P125

阳光灿烂的日子

■摄影 SamQ ■文案 郭敬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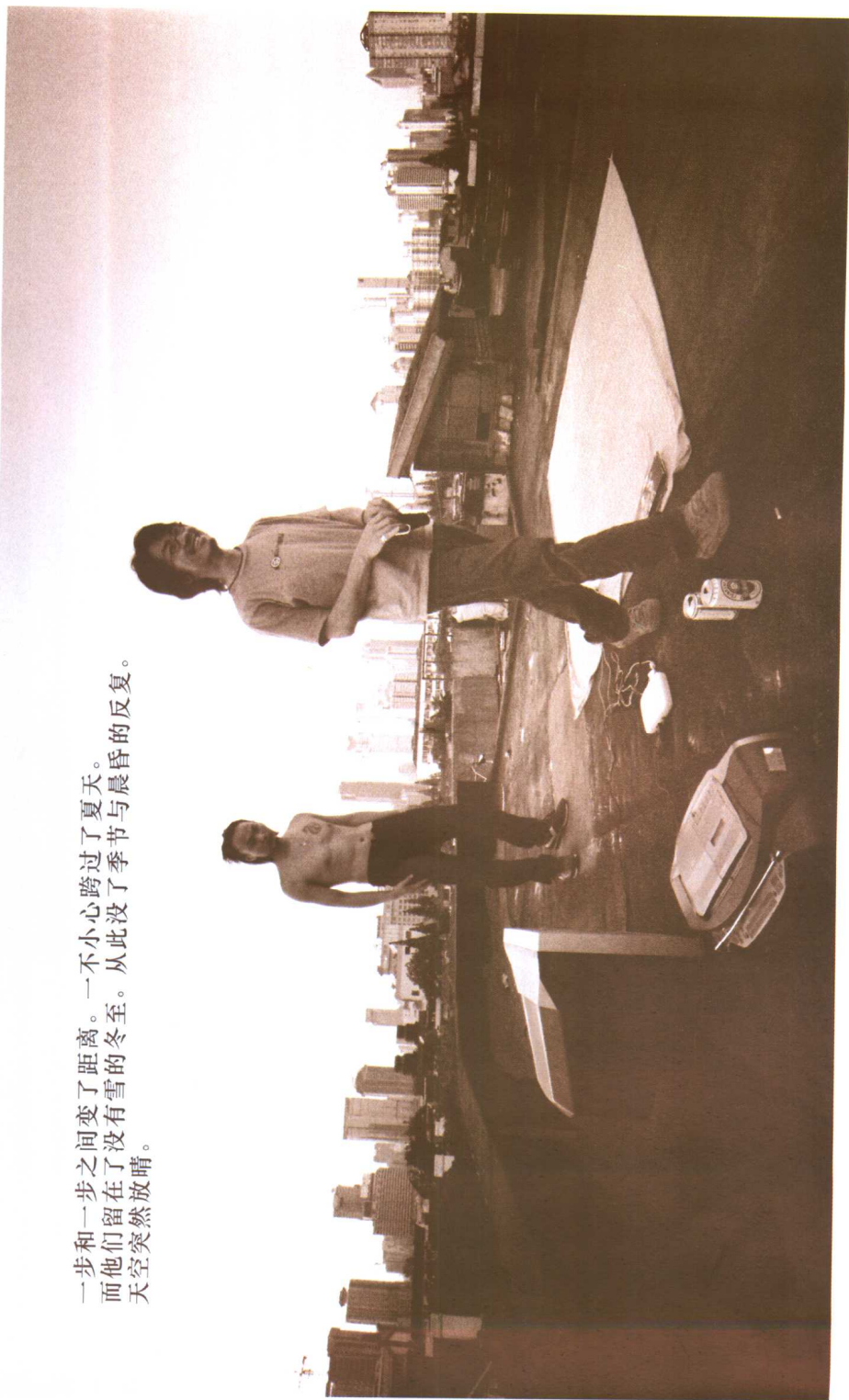
一去不返的日子里，阳光照耀了每一粒灰尘。
飞鸟不记得。我们曾那样歌唱过。



时间卷过屋顶，一切就回到过去。
倒塌的墙壁和你年轻的脸。汗水浇灌了来年又来的夏天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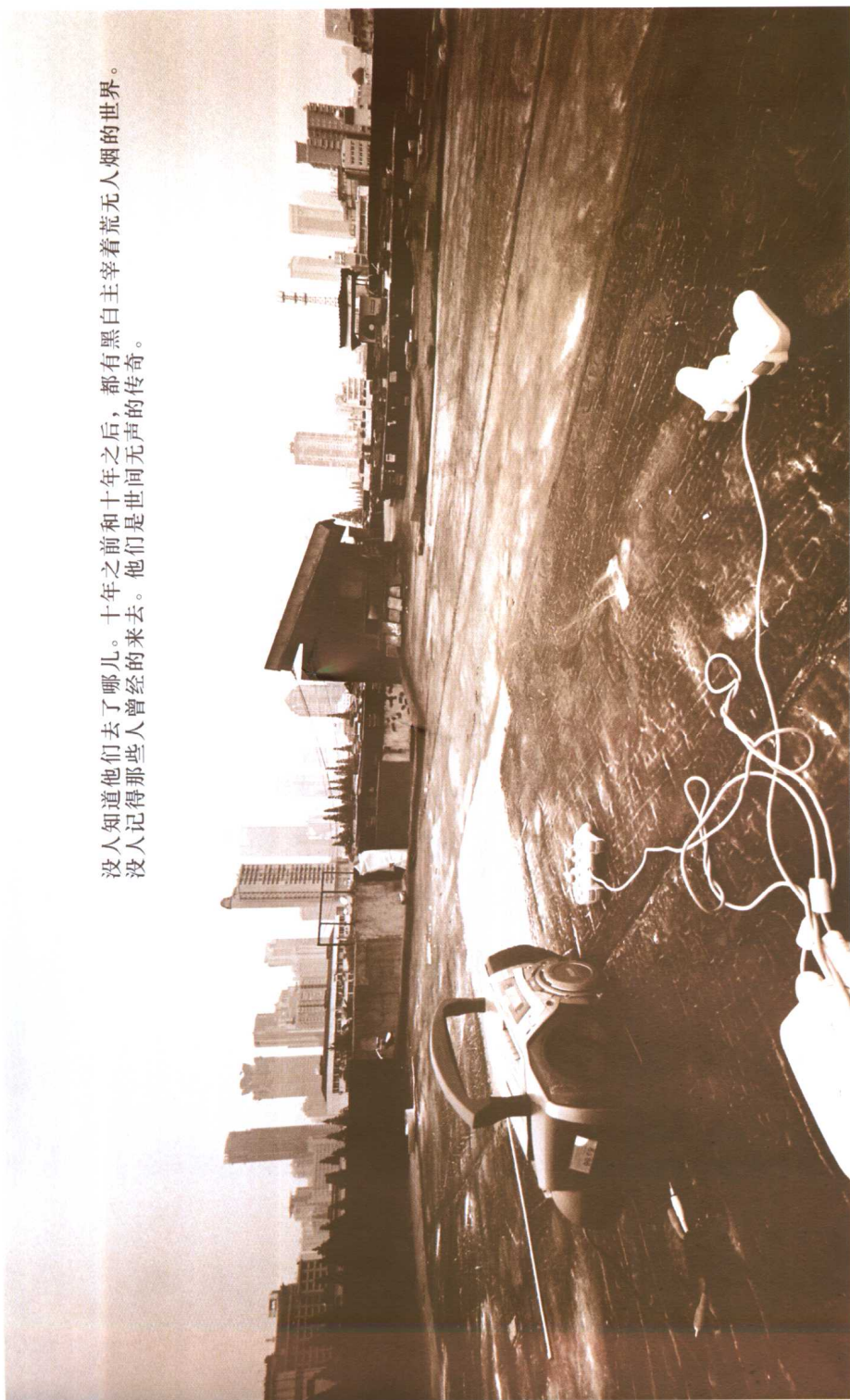
一步和一步之间变了距离。一不小心跨过了夏天。
而他们留在了没有雪的冬至。从此没了季节与晨昏的反复。
天空突然放晴。



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，他们再也没来过。
那么多年过去，无数个日子回来。时光台风般倒流，一瞬间天光大亮。



没人知道他们去了哪儿。十年之前和十年之后，都有黑白主宰着荒无人烟的世界。
没人记得那些人曾经的来去。他们是世间无声的传奇。



日子停止倒退。一切停止在阳光灿烂的季节。
很多年后有人想起，他们曾经从这里走过。飞鸟唱起熟悉的歌。



SamQ: 这个世界已经漆黑一片，我们还是坚持要做一颗星星，
就算星光微弱，我们也不能放弃，纵使没有人留意我们，我们依然骄傲！
这组照片送给我的好兄弟们，及坚持做自己的朋友

在最后的夏天看见——有一千只鸟飞过头顶，翅膀交叠蔽日，光线暗淡风声呼啸，朝南的树冠被整个儿吹破，抵制显得徒劳。暴雨滂沱，漫山的红花溃烂在泥水里，小路多处断开。

有根神经在脑袋的某个角落突然崩断，左眼一下刺痛无比。世界在这半边迅速模糊。另一边维持清晰。浅眠下意识揉眼睛，疼痛又突然没了影。手指落空，徒劳地蠕着。

不止一次这样了，像是中了法术，细胞里埋着疼的种子，遇见水就会生出尖锐的刺芽，土地在血液里形成裂口，随后那花朵又去向无踪。浅眠没有见过那个巫婆，也不知道她究竟做了什么。她把这解释为太累。最近有好几次在电车上睡着坐过了站。

只有放学后的这一段时间，才像是被磨过边的，手感粗糙而安心。虽然最近眼睛莫名其妙地发疼，但大多数时候却也无碍。每天走在回家的路上回过头来看学校，那里已经点起了为夜自修开的灯。学校一张黑脸，无数亮白的眼睛。

这个想法每次都得到反复提醒，并不是什么舒服的想象。以至于挤在车厢里，反而会让人不禁舒了口气。车厢里有许多味儿，因为是冬天全被堵在窗户里出不去，便在人的身体内外循环——挎包的牛皮味、围巾的毛味，还有塑料袋里的水产腥味全都融会掺杂，最后就化学反应出了整个傍晚的味道：倦怠和疲惫，织上迅速褪去的暮色，拥挤的空隙里没有意外和突然。

时间是能在味道里停止的。偶尔有这样的错觉。

尤其是当电车进入隧道，江底的潮湿黏合地搅拌空气，光线在头顶平行消失，视界里迎变成暗红色的国度。不是血块的暗，也不是嘴唇的红。每个人的脸都像被镀上面具。厚厚一层，涂着勉强的形容词。那些面容突然显出前所未有的忧伤，在温柔的暗地里缓慢变化。像是假的。又或是最真。

浅眠在这时看见了转向自己的一张脸。额头、发线、眉梢边的句点；没有表情的忧伤，在视线里绕成矛盾的盘结。

他的眼睛落在上面。半浮半沉。

浅眠微微张了张嘴，整个心里无声无息。

月亮红色，瞳孔紫色，潮水盖住脚面灰色，指关节绿色，向日葵园黑色，向日葵们统统黑色——在最后的夏天看见，一千只鸟飞过的地方，死去的森林复活，一片银白色。



冬天遍地银白。掉下一根头发也会显出纤毫的轨迹。人在上面快乐地奔跑，脚印歪曲指向钟楼。抬眼看的时候，时针分针并合，宇宙在上面保持完整，所有星星宛如尘埃。须臾拼接永恒的长度。

眼睛又刺痛了起来。

等到放下手，车已经开上地面。像谢幕后的演员，满车的人都回复了之前的样子。妇女的笑容尖利，睡在座位上的人有着死去般的安详，小孩子的嘴角保持着天然的残忍，高亢地喊着话。浅眠慢慢转动视线，寻找之前的那个男生。

额头，谁的额头；发线，谁的发线；眉梢不完结，表情复制成多份。浅眠找来找去见不着，想要换个位置又被堵得严严实实。突然冒出的焦急在两头扯着心脏，手腕上的脉搏留下密码，却无法解读。

直到他再次扭头看向这里。

清晰的额头和黑发，眉毛以及眼睛。四处的清寡，组成最后一整个的熟悉。落进池底的熟悉，从浅眠的喉咙里缓慢上浮，却在喉咙口转了几圈也摸不到出处，乱成一团。最后顶破温度的界限，她在脸红前喊了一声：

“盛夏——”

他的表情在声音触及的地方受了冲击，缓慢而又巨大地更改，临末变成一种无色的微笑，跟着回应过来：

“浅眠。”

“哥哥。”

“浅眠。”

声音反复，终于彻底散开。车厢里没有更多的空间，可车厢里还有两点，以及中间的直线。浅眠在这里紧紧抓着胸口的衣襟，上面皱出花朵的脉络。透明的蔓延，覆盖周身。天空在车厢上碎成凌乱的几何，大地早在视线下消失，没过呼吸的血液在此和时间并列，湍急黏稠，危险的气味。

盛夏努力穿过人群向浅眠走近。终于贴到她身边，拿手顺过额前的头发，露出往常的眼睛。黑色和棕色，细节的白，目光就从这里无形地流出，积在她的鼻尖。他比原先更瘦了点，脸部的骨头在皮肤下清晰地组成，所以微笑里的疲倦无处存放，整个儿注进她的眼里。

“……要回家吗？”

“对，哥哥呢？”

“嗯，赶去补习。”

“也是坐这路车？”浅眠是第一次在这里见到他。

“不是，只是今天去外面，从那里到学校只有这路车。”

“哦，”她想了想，“好巧。”

“是啊。”他拿手点了点她的额头。突然顿了一下，收回去时袖口擦过浅眠的头发，沙沙作响。经过之处，全都是痕迹。连他说的话短短地生成在耳边，也变成了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体。浅浅色泽，凉凉一片。

还和以往一样。

贴着盛夏的胳膊更改着大大小小的面积，有时候到站上下客，人群的拥挤使他半个身体都朝浅眠靠下来。空气里穿过无数的细弦，交错分割，留下的只有熟悉的气味，以及梦魇般的阴影，在他的半个侧面里清晰编织。浅眠的眼睛没有疼，却依旧抬手去揉眼睛，将盛夏的身体微微抵在外面。

心里一片荒芜，只有它们知道丰收毫无意义。着火的池塘，塌陷的山谷，斑马成批的尸身，整个世界的荒芜，都在最后的夏天，被一千只鸟飞过的轨迹，画上了句号。

盛夏提前两站在浅眠之前下了车。他挤过人群前对她说了声“再见”。再见在文字里只是告别时的用语，没有人想过是否真的还会再次遇见。电车发动时气流带起他的头发微微飞扬，浅眠惊讶自己能看得那么清楚。随后他抬起脸对自己露出一个似笑非笑的表情，悲伤却一眼可见。

如果真的再次遇见。

被盛夏点在额头的感觉突然强烈逼人，两个微小的触点往下长出巨大的根茎，从皮肤一直

掘向秘密深处。带着剧烈的灼热，读向整个心脏，变成不断强化的描写，让这个细节变成了巨大的篇章。

他的指尖依旧留有粗硬的角质，点下的力度却总是小心翼翼般轻柔。手掌临在眼前时能匆匆看见上面的细纹，三条线清晰地在最后细化消失。随后他突然犹豫着停顿了，把手收回去。

浅眠用手捂住嘴。

她依然记得关于盛夏的一切。他的身高，他的校服外套，第一颗纽扣春夏秋冬总也不系，他的表情，总是轻薄得好像一触就散，以及他的声音他的习惯，他习惯在饭前喝汤，习惯穿白色衬衫，习惯用手去点自己的额头，然后喊她“浅眠”。

而她总是喊他“哥哥”。

晚上和母亲稍聊了两句，浅眠就回了自己的小房间。拿手撑着额头，眼睛又刺痛起来。她不管不顾，找出藏在抽屉里的照片。四个人，两个男性是爸爸和哥哥，两个女性是妈妈和自己。照片上留着一个指纹，那是当时盛夏抓得紧了的证据。

所有人都笑得无风无浪，好像全世界的幸福都跟随着显影现形，不用考虑年月是否会让它褪色。

照片上盛夏揽过浅眠的脖子抚住她的胳膊，在她傻傻大笑的对比下，是一个显得越发干净的笑容。当时两人十四岁。盛夏已经完全是哥哥的样子，他大她将近十二个月，他时刻把妹妹好好地保护着，让她感觉自己犹如公主般无限幸福，而哥哥就是王子，永远骑马在侧。

浅眠把手指叠住那个指纹，透过自己的手指，看见当时盛夏用力捏着它的样子。血管在指间清晰凸起，微微放大的骨节和透明指甲。他站在灯光下一动不动，浅眠甚至以为他死了，但随后他还是转过身把照片放在桌上，低着头快步走开。

所有能留给她的，他都留下了。照片，以及点在额间的压力，包括关于他的全部记忆。

母亲在外敲门让浅眠去喝热粥。她端着碗走向自己时浅眠不自觉地眯起眼——比起爸爸，盛夏长得更像妈妈，一样清秀的五官，一样隐忍而脆弱的表情，看仔细了，甚至连眼睛和耳朵都那么相似。

浅眠突然开口：“我今天见到哥哥了。”

和预料中同样的，母亲差点把手中的碗打翻在地，却还是用力闭了闭眼睛，端平后朝自己走来，一边出声：

“是吗，他还好吧？”

连对待突如其来的境况，也一样咬在心底，只在表面飘起稠白的雾水，让所有都维持原有的平静。连这个，盛夏和妈妈都一样。

在那里告别，分离为了更好的怀念。是谁这么说的。等到世界颠倒，脚下掠过一千只飞鸟，土地在头顶细细溃动。还有哪些怀念能够依旧不变如初，在震动的翅膀下筛出所有最初的微笑。

他还好吧？

大概吧。

浅眠什么也不知道。她今天只是草草读了他的三言两语，并且也只是激发了关于回忆的无穷无尽，关于他的所有新章，都在远处日夜生成，自己却依旧一无所知。没有再长高，却又瘦了点，老习惯总是改不掉，然后贴住自己的身体，绷着细微的力度。还有呢，还有呢。什么也没有了。